

## 四川評話 武松打虎

作者 羅世忠<sup>1</sup> 口述（1974年）

醒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武松別了小旋風柴進，準備到清河縣探望兄長。沿路之上，饑餐渴飲，曉行夜宿，一路無書。不覺到了陽谷縣所管景陽崗前一個小小村點。啪！

這個村點，稀稀落落約有三、四十家人口。武松到得這當，已經是肚中饑渴，準備買飯充饑。武松擡頭觀望，但見左邊有個小小酒店，店門上面高挑一根烏棗旗桿兒，上面掛着一塊麻布簾子，寫上五個字，叫做：“三碗不過崗”。啪啪！

武松信步走進店中，在那當門一張小桌兒側邊，椅子上面坐下。那店家正在外面準備迎接雇主，突見外面進來一個好漢，這便就是剛才來飲酒的武松。啪！這個好漢身高足有八尺開外，長得膀寬腰圓，虎背熊腰，頭上虎伏縮就鬆型大轉<sup>2</sup>，用一枝銀簪壓服。歪歪斜斜，戴了一頂氈笠兒；紅雲雲一張肩搭。兩道濃眉，直殺天蒼；一雙俊眼，閃閃有光，赤鼻闊口。身上穿有一件青色梅紋排扣大衣，一路梅花排扣到底；下面穿青色丟檔低褲，蹬有一雙山東密衲腰子大鞋<sup>3</sup>，外面上蓋一件青色英雄披衫，上繡老鼠偷葡萄；手中提着一根哨棒，走進店中。

武松旨在選擇一個椅子兒坐下之時，那酒家慌忙過來陪笑：

“客人，飲酒嗎？”

“灑家正要飲酒，把你好酒解來！”

酒家一面陪笑，一面端了三個碗兒，擺在桌上，外有一碟小菜，一雙筷子，拿着瓦壺，來給武松篩上一碗酒。武松正是肚中饑渴，需要吃美酒羊羔，久聞景陽崗前有家酒店乃著名美酒，因此舉起手來，將那所篩這一碗酒是一飲而盡，不斷贊揚：

“好酒，好酒！”

小二一看，看見這個好漢飲酒啊，真是酒量甚大，將這大碗酒一飲而盡是滿不在乎，慌忙舉起瓦壺啊，再給武松篩上兩碗。武松一面不覺之間，因為走了長途，肚中饑渴，正需要喝點好酒，將將小二把兩碗酒篩完，他已將三碗酒是一飲而盡啦。啪啪啪！

“酒保，再拿酒來！”

酒家一看：

“遠道客人，我們這個地方，只賣三碗酒，不敢多賣。因為此酒，不管任何人飲上三碗，足以過量。如果多吃，走將出去呀，便不能行動了。你若吃肉，倒還有熟牛肉啊。”

武松言道：

“酒家，只管把熟牛肉切上二斤，再拿酒來！”

<sup>1</sup> 羅世忠：生於1943年，14歲考入成都東城區曲藝隊，著名四川評話藝人，是唯一還在表演四川評話的藝人。（資訊來源：百度 [www.baidu.com](http://www.baidu.com)）根據作者自述搜索而得，詳見錄音。

<sup>2</sup> 虎伏縮就鬆型大轉：鬆，頭髮盤成的髻；此處指將頭髮縮成臥虎形狀的圓形髮髻。

<sup>3</sup> 密衲腰子大鞋：指針腳密集的腰子形狀的鞋。

說罷酒家看武松，全然不醉，慌忙走將過去啊，迅速切了兩斤肉，擺一大盤，擺在桌子上面，格外又舉起那瓦壺來，又給武松篩上三碗酒。

武松一面將將舉手要去摸酒之時，小二慌忙過來賠個禮：

“客官，客官需要癮急飲酒，小人不得不根據客官要多少，我們就奉多少。但是客官需要知道啊，此酒非並非等閑之酒，此酒名叫：“三碗不過崗”，任何英雄好漢，吃上三碗，便過不得前面的景陽崗的崗子，此酒還有兩個名字，一個叫做‘透瓶香’，一個又叫做‘出門倒’。” 啪！

武松一聽：

“什麼叫做‘出門倒’？”

“客人，飲了此酒啊，出得門來，冷風一吹，人便醉倒，行走不定。出門人是求財不求禍啊，如果耽延時辰啦，反為不好。客人，酒水斟在面前，客人倒要要三思。”

武松聞聽此言啦：

“酒家，不必多話，只管篩來！”一面在說，一面又將這三碗酒依次一飲而盡，大塊大塊吃肉。啪！

酒家一旁看着，心中就在想：

“我們開店已經有數年了，不見這位好漢，酒量如此宏寬。”只好站立一旁，規規矩矩伺候武松。

武松將這六碗酒飲完之後啊，又在喊叫：

“酒保，拿酒來！”

酒保要想不拿酒來，又看武松已經吃得半醉，又怕惹得他發怒；要想拿酒來，又怕客人飲了過多之酒，出些什麼意外事情，酒家當時有點彷徨起來。啪！

“客人，此酒極是厲害啊。客人已經飲上六碗，足以夠了！肉還有，客人不要介意。”

“唉呀，啪！不說是六碗，你有好多，但某要吃個盡興。不說你這‘出門倒’、‘透瓶香’，就是酒中‘蒙汗藥’，我用鼻子也聞得過來。盡管篩來！”喊了一聲。

酒家無可奈何，又怕“君子都要避酒客”，有這麼一句俗話。急急忙忙又去與他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上三碗。見武松把這三碗吃完之後啊，那肉又吃去了一斤左右了，盤中尚有一斤左右。

武松又在看着酒保，以要酒之像望酒保。

酒保無可奈何，知道難以糾纏，又給他篩了三碗。武松不覺吃了一十二碗。啪！

武松把這一十二碗酒飲盡肚中之後，尚未感到盡興，慌忙在身旁摸出散碎銀兩，擺在桌上。

“酒保！你將銀兩拿去，看看今天灑家，所到店中，吃你酒何如，夠與不夠啊？”

“唉呀，好漢！你給這點錢啦，已經夠咯，還有余，我當退你。”

“只管篩酒來！所余銀兩，一撥付你做為小費便了！”

酒保聞聽此言，心中在想：“今天我的生意興隆，所準備的酒已經賣完，只有五、六碗了。莫非這個客人，竟將這五、六碗完全吃得下去呀？不忙，萬一生個意外事情，店家吃罪不起啊！”

酒保慌忙言道聲：

“客人，啪啪！已經吃了十二碗了！這些小店之家，尚有五、六碗，不敢奉敬客人。的確此酒叫‘透瓶香’，又叫‘出門倒’，客人多飲啦，小家吃罪不起。”

“篩酒來！不要惹得灑家發氣噯，灑家難道欠你銀兩？！少閃客，灑家動怒，非我誇口：小小座酒店，要給你車上幾轉<sup>4</sup>，拿酒來！”

酒家無法，只好把所剩這六碗酒一起給武松篩來。武松虎食狼餐，不久之後，盡將這一十八碗酒吃個幹幹淨淨啻。啪！

這時武松已覺得心滿意足，既然是會了酒錢，便站身起來，在椅兒旁邊，揭起那甕笠兒歪斜斜戴在頭上，直起那根哨棒，大踏步出酒店而去啊！啪！

武松將將出了酒店門，那店家慌忙出來，就在打招呼：

“嗯，客人，請留步噢！小記尚有幾句言語奉告，客人啦！”

“什麼，難道灑家酒錢還不夠？！”

“不是，客人。我看客人往哪裏去啻？”

“翻過景陽崗，要到陽谷縣……”

啪！武松出店，酒家擋道：

“客人，你要往哪裏去啊？”

“灑家要過景陽崗，到得陽谷縣！”

“哎呀呀呀呀呀，客人啦，客人啦，去不得！不說你吃得沈沈大醉啊，就是清醒百姓，也不能單人過崗！你看看小記門前巴<sup>5</sup>得有一張榜文，客人能識字嗎？”

武松聞聽此言，感到十分詫異，回轉頭來，睜開虎目，瞭望那酒店門前巴得有一兩行字跡，上面是這樣寫的：

“近因景陽岡上大蟲傷人，杖限獵戶捕捉無效，但凡單身過往客商，但凡過往客商，務須巳、午、未三個時辰集結過崗。其余時間，並單身客人，不許過崗，恐傷生命，勿得遲誤。

陽谷縣縣示也 啪！

武松觀看這張榜文之後，將哨棒一提：

“你這酒家膽大～！哪裏有什麼大蟲傷人？想敢蒙我！幾年來從這景陽岡上經過，至少有十次，並未見過大蟲。莫非你這酒店不成好意呀，假言崗上有虎，把沿路過往客商騙進你店中，意將圖財害命，是也不是啊？！” 啪！

“客人，我是為你好！顛轉談反咯，客人何以見得，這景陽岡上沒有大蟲啊？！”

“既然是陽谷縣的榜文，上面為什麼沒有官方印信？！” 啪！

<sup>4</sup> 車上幾轉：四川話，意為可將小店轉幾圈。

<sup>5</sup> 巴：四川話，粘貼的意思。

“哎呀，客人！陽谷縣的縣令大人是在山上山神廟前巴有一張榜文，上面才有印信。我們是怕過往客商不明真相，果有上崗之人，被大蟲傷了不好，費盡千辛萬苦啊，才找膽大的獵戶，抄了一張，巴在門前，方便客人。既是照抄而來的公文，上面當然沒有印信。客人，你要相信啦，小記不敢說謊話！” 啪！

“我怕什麼屌？！縱有大蟲，我也不怕！”

說罷武松手提哨棒，趁着酒性，大踏步向景陽崗這片山峰而來呀！

這時已經到了升盤時候了，那太陽漸漸地闌下山去，此為是十月天氣，晝長夜短。武松忙着趕路啣，已經沈沈大醉，一面心躁，一面將衣襟梅花扣兒解開，將那氈笠兒掛在肩膀上頭，手提哨棒，直往景陽崗來。

武松一面在走，看不見青山綠水。他在每走一個地方，過了一些樹子啊，果然都巴有類似這個榜文，武松但對景陽崗上是否有大蟲啊，帶來一個半信半疑！ 啪啪！

酒醉英雄漢，藝高人膽大。既然在酒店門前口出大言，縱使遇虎，武松也真騎虎不能下背呀，所以大踏步就往崗子上來啣。

行到半裏左右，果然那塔兒有個山神廟，廟前破爛不堪，廟門口貼有一張榜文。武松舉目一看，正是那酒店門前貼的那榜文，是其字跡內容是完全一樣，並無差錯，只是蓋有紅彤彤的公函印信，斷定山中是真正有猛虎咯！ 啪！

山東人把大蟲稱為猛虎啊，武松看到這個光景，太陽漸漸要下山，單身客人走到這裏。武松把心一橫：“如果灑家就直轉去啊，豈不逗人恥笑！”

“哎呀，大蟲，俺某有福，你傷我手；俺某無福，我傷你口！”

武松手提哨棒，繼續往山峰在爬啣。翻過小小崗子，才到得到陽谷縣。因為武松到清河縣探望哥哥，非走陽谷縣不可，過了陽谷縣，才達到清河縣，所以這陽谷縣景陽崗，倒是武松回去探望兄長的必經之路啊。 啪！

武松看看行到了一個較寬闊的地面，周圍團團是密密匝匝的叢林，中間有個光燐燐的青條石。這時武松酒湧上來啊，爬了一陣山，上氣不接下氣，難以行走！也是藝高人膽大，竟躺在那光燐燐的青石板上啊，是準備睡去啣！ 啪！

武松將將準備在那青條石上休息片刻，忽～聽林中升起一陣狂風： 啪！ 啪！ 啪！ “嘍嘍嘍嘍嘍．．．．．”， 啪！ 風聲震動使那樹林當中“喳喳喳喳喳喳．．．．．”， 枝枝葉葉隨風揚起丈余高，又像千萬條毛竹落下來啊。在這個時候，武～松方知山上猛虎即將出現啦！ 啪！

武松站身起來，忙把腰間的絲襪大帶緊揣，將氈笠兒放在一旁，緊着這根哨棒，選好地方，應付猛虎的突然襲擊。 啪！ 啪！

果然景陽崗上有只白額吊睛虎。那老虎已經穿林過樹，距離武松還有十來棵樹之背後，正在振着它的虎威，在欣賞即將到口的美味，要把武松吞入腹來。 啪！ 啪！ 那老虎耀武揚威之時，便在地下打滾兒，空氣受到震動，形成這股狂風。 啪！ 啪！

武松耳聽二道風聲響了，更比前道風聲來得更厲害，刮起黃沙迷空啊。武松閃眼觀看瞧見了， 啪！ 啪！

那老虎已經活動了距離武松只有一窩樹子咯，那老虎好不厲害啊！

正是：

猛虎出山崗，  
頭尾丈二長。  
眼似金燈樣，  
張口把人傷。啪！啪！

那老虎已經把前兩只爪爪搭在地下，張開血盆大口，上牙齒跟下牙齒嗑得“咯兒，咯兒，咯兒”作響。那舌頭兒恰似利刀相似，說時遲，來時快！照準武松“嘩”啊憑空騰起，向武松一撲而來呀。

武松雖然沒有打虎的實踐，但是久走江湖，長在世外，結交多少綠林英雄，對於虎之出來傷人啦，有些什麼動作，人當如何對付噢，武松也是心中有數。驚見老虎撲來，啪！啪！武松胸有成竹，提哨棒在手，身子一閃，啪！閃在老虎一邊，那老虎這一撲撲將上去，啪！啪！未能傷到武松，武松撲在老虎的後面，老虎也是要兜轉唉啊，啪！啪！好象是刻不容緩。那老虎便把氣往後頭一貫，貫在那腰膀子上頭，使其老虎的後身，立時膨脹起來，根根虎毛恰似鋼針相似噢。說時遲，來時快！竟向武松一掀，就是以老虎的後膀子一個倒着形式向武松撞擊過來，這麼叫一掀！武松慌將身子“嗖”的一聲跳將起來，這個姿勢叫“燕子穿雲”，從虎背面前翻將過去啣，立在右邊，那老虎這一掀未能掀着武松啊！

那老虎也是咆哮一聲，啪！恰似晴天打個霹靂！豎起那鐵尾似的鋼鞭咯，啪！啪！向着武松說時遲，來時快，一剪！所謂剪，就是用老虎的虎尾鋼鞭把你趕倒在地，以便它吞而食之，這叫做一“剪”，向武松一徑剪！武松身子一閃：“嗖”一個“燕子穿雲”，射在老虎前面去了。

凡是猛虎出來傷人啦，它有三個動作，這是這個老虎它們的共通性，叫做一撲、一掀、一剪。只要但凡打虎之人，讓過老虎的一撲、一掀、一剪之後噢，那老虎的威風直接少了一半。這時老虎準備來二個花招，啪！啪！將它兩只虎爪搭在地下，張開血盆大口，啪！啪！要準備向武松再次撲來。啪！

武松提着哨棒在手，站近老虎面前，用盡平生氣力，啪！把這個哨棒，照着虎頭劈頭打下，“啊～啊～啊”，啪！一棒打將下去，那老虎頭身子一閃，由於武松用力過猛啊，老虎讓開這一哨棒，哨棒劈～在左邊枯樹上邊，一根粗如杯口的樹丫杈上面，把那丫杈劈得兩段，這時那根哨棒因用力過猛，（嗒！）同時折成兩段。啪！

武松信手將這哨棒丟在地下，那個老虎一時大發雷霆，啪！便向武松三次撲來。啪！啪！武松身子一閃，往前再退。老虎將將前爪落地啊，武松站在老虎的正面，距離約有十來步遠。哪知道老虎在運功，準備把口一張，要將這個涎痰噴將出來傷人。實際上老虎噴這個涎痰啦，不知傷了多少天下英雄！

武松知道，看老虎嘴巴抖動起來，啪！啪！一雙眼睛金燈相似望着武松。啪！啪！

武松來個打～人不如先下手，掄臂便箭步上前，舉起雙手，抓住老虎的頂花皮疙瘩，用盡平生氣力，把這虎頭往着地下這幹“這個格老子”下～去。老虎虎頭已被武松按將下去之時，武松騰出左腳，照做老虎的眼睛、鼻子、嘴巴一陣亂踢啊，啪！啪！好像鐵錘相似似的，又似流星飛舞啊，“嗒倒、嗒倒”，老虎盡

說唱，四川評話，羅世忠，武松打虎(錄音 Göran Malmqvist, 1974, 黃瑛寫成漢字 2008)  
577 Oral Performance, Sichuan storytelling, Luo Shizhong, Wu Song Fights the Tiger, recorded by Göran Malmqvist 1974, transcrib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by HY, translated by VB October 2008

量掙紮，無奈武松力大無窮，他在打虎之前，出了幾身冷汗，使他那個大醉之後的酒意啣，（嗒！）就完全消失幹淨咯。

這時那老虎受痛不過，兩只前腳盡量支持，要想掙紮，誰知地下泥土是疏松的，便讓老虎刨出個大坑兒。武松一看，正是他打虎的好機會。啪！啪！便用盡平生氣力，再抓住老虎的頂花皮的疙瘩，繼續往下頭在蹭！結果竟把一只虎頭蹭在老虎前爪所自己抓開這個黃泥坑中去啣。

武松左手抓住頂花皮，啪！啪！右手掄住鐵錘般的拳頭，在老虎全身掄拳便打～！啪！啪！啪！哏哏(gen gen)打了將有一百多拳啦，這時武松已經是筋疲力竭了，而那老虎啊，被武松打得無可奈何，已經是奄奄一息。

武松退到一邊，把這老虎一看，老虎伏於地下，尚在抽氣，虎毛尚在紛飛噯，表示老虎還沒有完全死下去。啪！

武松彎腰，趁着他打虎的余威，咬緊鋼牙，便在樹邊，舉起那根已經折斷的哨棒，重新來在虎頭面前，掄棒再打！啪！猶如雨點一般，打了好幾十棒。終於那虎奈何不得，已經閉氣了。

這時武松將哨棒一丟，舒了一口氣：

“哎呀呀呀呀呀！” 仍需緩口氣啊！

那一輪紅日完全已經西下，那薄霧即將到來。武松已經是筋疲力竭，生怕再出現猛虎，如何對付啊！只見武松慌忙站身起來，又彎腰把那折斷的哨棒，選了半截較長的部分，提在手中，左手便把氈笠兒尋來，頂在頭上，然後一步一步，他要自個捱下崗子去啣。啪！啪！啪！

武松既往山下在走，一面尋思回打老虎的過程，真真有些驚人！哪知道他打得筋疲力竭，舉步都成了問題啣。武松緩步緩步地走，還沒有完全走下景陽崗，雖然天將昏黑，武松這雙英雄眼睛，尚把四面看得清清楚楚。突～見山崗之下啊，啪！啪！啪！一堆草中，出現三只猛虎，同時向他撲來，武松一看啦……

Transcription by Huang Ying, October 2008